

沈乃文 主編

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

第四十四冊

黃山書社

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「十二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2011—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

沈乃文 主編

明別集叢刊 第五輯

第四十四冊

黃山書社



(明) 陳龍正 著

幾亭全書六十四卷

清康熙刻本

有備無患議

癸酉秋訪温州禦海寇事宜六條

一城外竹木排。聞警時宜取入城。或令散處遠鄉。温州失於檢點。賊至卽取城外木排作雲梯五具。各濶五六丈。高出城上丈餘。下推輪。上立二三百人。每梯賊首一人。然不曉填濠。只揀無濠處推至。此時鉞刀鈎斧。城上皆無用處。長鎗亦不得力。惟鳥銃弩箭。與縣裹硫黃松脂等物。作火毬。燃火擲之。遂焚其二梯。又

銳打死一賊首。殺其二百餘人。餘三梯遂退。越日諸舟皆遁。

一賊勇猛。又善設伏。銳彈皆自廣中來。銳精而彈大。着人立死。對陣時。平面相向。各施火器。殊非其敵。惟守城。吾高彼下。有城塚遮蔽。温州因無藤牌。以鍋蓋禦之。此時藤牌最爲得力。宜預備一二百面。

一温州平陽縣獵戶。毒弩特精。百發百中。見血立死。海賊拔箭嗅之。卽云此射客也。皆遁走。温州延之稍遲。不及試。瑞安蚤延之。射殺數賊。望風而去。其延法。申文兵道。每名安家銀一兩。另給路費若干。至則供其

飲食。吾邑有警。只於安吉孝豐諸處。照式取之。并令數十人習弩。可以大創此賊。此賊善銳。不善射。

一賊所最急。惟食。彼熟知寧紹白溫一路皆蠶稻。故先往搶割。嘉湖尤稱米藪。但初秋。稻俱未熟。又田中蓄水泥。爛不可行。霜降以後。登岸甚便。切宜預爲之所。一辛未八月初十日。温州大風。屋稍輕小者。皆掀入空中。人死無數。父老相傳從來未有。至壬申八月十九日。海寇泊城。蓋隔歲而同在一月。吾邑今六月廿五大風。與溫相類。辛未仲冬。復有猛虎突至。悉其危險。不減於溫。

一温州城守時。惟苦乏糧。城中巨室。每家養兵百人。少者六七十人。窮民無食者。亦計口給食。分養之。城外人悉入城內。鄉紳大姓之正廳書齋。皆小民爐竈寢息處。所以人心固結。久困而無內變。

推廣嘉善守禦事宜二條

一賊每夜必歸舟。諸鄉村自廿五里外。度一日不能進返者。卽不敢去。溫城邊海。彼未深入也。若入重地。賊情又殊。今度其登岸之處。非海鹽則平湖。去吾邑各數十里。若二城無恙。賊未敢背城而來。倘二城差跌。賊必大掠而還。然後再進。約尚有一二旬之暇。此時

吾邑於水旱城門之木柵隔板。急急修治。火藥銃器。急急演放。遊僧細作。急急搜驅。城外居人。急急核放。入窮民地棍。急急養贍撫戢。貧富一心。上下同力。庶幾固可固也。有謂吾邑遠海。賊不能來。誠屬燕雀之見。有謂至則萬無可爲。惟一死而已。其說尤蠢。地勢稍遠。賊情未必呼吸長驅。此正迫中有暇。可借一隙之閒。爲急修之地。如之何其束手而就斃也。唯願臨期。各各散財安民。以爲本計。有謂城中貧民。宜驅出城外者。如此城中必自潰亂。不可救藥。守城人夫。該二千九百十三名。十垛一長。該二百九十一名。共三千

義亭全書

卷三十 政書

三

二百零四名。輪番則須六千四百八名。方慮人少。與貧民以飲食。皆守垛之用。奈何反驅之令出。而又云召鄉間里長入城。使之守垛乎。貧民須大戶代養。則自城而出之。里長能自贍食用。則自鄉而入之。爲算似工。召亂如響。且稍暇。則此說無謂。難以宣播。危急則人情洶洶。號令不行。不思恩威兼濟之正謀。而率拳自私。決藩籬而授賊首。必斯說誤之矣。萬衆生死之關。不嫌直諫。敢特揭之。

一聞警之日。城外居民。願移入城者。米糧貨畜。盡數津運進城。不得空手徑入。願處城外者。聽其遊方僧道。

星卜技戲等項。悉遷出城。各聽從便。然後照窮民現在居址。隨坊逐巷。編寫成冊。壯丁老弱。悉與分別。事寬且聽。照常作小生理。有警之日。不暇買販。無以爲生。壯丁卽與民壯協同守垛。次者奔走雜差。每名日給米一升三合。酒菜柴銀共二分。倘遇警急。曉夜勞苦。每人日加銀二分。各聽本縣撥派附近鄉宦人家。挨名領給。其家老弱不能營生者。亦量行給濟。鄉宦既經縣委所領貧民。卽當悉聽指使。如有違悞。竟以官府賞罰從事。其有勇力出衆。膽智過人者。或願出城格鬪。或能遠探消息。或能設謀出奇。另行格外重賞。不拘常例。如此庶幾貧民不苦於乏食。而有謀有力之士。或出於其間。又未嘗不可超乘而見奇矣。

義亭全書

卷三十 政書

四

伏將

凡涉於兵。莫非伏也。善劒者。向左則擊右。舉前則刺後。善兵者。形人而我無形。敵不知吾兵之所存。善將將者。勝其方略。隱其姓名。如秦將武安君。敢泄者斬。此自伏也。高歡不貴慕容紹宗。留以貽子。猶自伏之意也。乃若天下多事。有將才而上不能用。使居下位者。不得已而伏將。或薦置閒散。或養之民間。以待公家不時之需。嗚呼。救民之思。其亦苦矣。

乙亥春防流寇事宜

一層餉。一旦有急。非銀米各數千。難言撫戢防禦之事。然民間不可加派。公帑無可那移。非出有餘。疇補不足。若徒勸大戶。又滋擾耳。必鄉紳倡捐爲正策。小民依鄉紳爲養贍之主。鄉紳賴小民爲捍禦之用。貧富貴賤。合爲一家。然後遇危而能安。俱存而不亡。得此意。自然慷慨不吝。舍財留身。所得多矣。但恐人情不急。不肯舍。迨急而舍。或已無及。至誠感動。先使合邑之君子輕財。則合邑之小人自然忠君親上矣。至若報米數。禁糶糴等項。皆驅百姓以賄差役。寇未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一

防寇事宜

至而先自亂之法也。止須榜示城內有米之家。各自留貯。城外富室遷入者。一應米糧。盡數津運入城。有警之日。任賣高價。人已兩利。庶提醒羣心。又無驚擾。一募力士。錢糧略具。則分上中下格。募士力爲領袖。分習弩鏡。所以未令習射者。方今射道幾絕。無教可傳。師心難就。非應急之策。弩鏡各憑管孔。習熟較易。又本地打生手。堪爲教師。不必遠求。分班操演。刻期可熟。時日倘暇。兼習。一奔之法。惟大白挺爲最善。昔伍司馬文。言步隊賊劉六劉七。以數千騎薄城下。伍公選力士千人。持大挺出擊之。應手

所下人馬俱斃。六等辟易遁去。不敢復經吉安。蓋力大挺大。以對有制之巨敵。雌雄未期。如彼鳥合。素無紀律。出其不意。可立破碎。故教器以成師。備大挺以應猝。並行而交助者也。

一拔將材。兵無問多寡。局無問戰守。總貴統領得人。吳子云。百人之中。必有百人之將。千人之中。必有千人之將。蓋所謂百千者。非汎指市井賣菜傭也。彼青募選膂力之士。就其中必有稍稍明智深沉者。力修而智高。即可將之。故力士已集。不必別求將材。止須當事竭目力耳。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一

防寇事宜

一演火器。守城第一恃火器。火器必操演。無熟。臨時能放。或疑他器可演。不費錢糧。火器日逐試。藥料日費。豈不虛靡。可惜。不知臨敵成功。只在火藥數斗。假如藥物千觔。直將一半試放。演得數十人熟。臨時對賊。皆能點火命中。則此存剩五百觔。用之而有餘。向來消費一半。算功皆在此時。非虛耗也。若惜而不演。全蓄千觔。臨時不能設放。與全無火藥何異。况或失誤。反致自害。所失可勝算乎。又吾邑民生。大抵羸弱。教之刺射。十難一二。砲鏡點火。惟在習熟。不藉膂力。庶幾習之易成。因人情之稍便。練守城之

利器。此演放火藥。爲吾邑第一要務也。因此事有耗費錢糧之疑。敢特闢之。舒城得全。全賴火藥之力也。一濬河幫城。守城輪番。共用垛夫五千八百二十六名。加梁長五百八十二名。又游兵應援。并送運食物。若止靠水旱四門階級八所。以爲登降。豈但挨擠可虞。兼恐緩急悞事。合擇城脚寬廣之處。用土幫之。約濶丈許。繇低漸高。及城而止。使隨處可登。既免挨擠。而城牆得此。又可增其堅固。南京蘇州城皆然。但須趁冬杪水涸。到處開濬。城河運泥貼城。則河增深而城增厚。其工役則在城有居。房者分任之。照門面若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 雜書

千間。濬河道若干丈尺。不可。緊賃居窮民。亦不可。動通邑里。通亦不煩公家設處。

一量濬城濠。城濠最緊要。東門外江家橋港最淺狹。宜開濬之。使猝不易填。併取其土入城。爲幫貼之用。周知徵兵防護。曰嘉善疆域。支河叢雜。大浸交枕。輕舟鼓浪。頃刻百里。故盜賊恃其兇脫。時掠商賈於水。出其不意。併劫殷富於陸。近者流賊披猖。此輩加橫。防禦之法。莫若料地勢之遠近。緩急難易。而隨方治之。面南距嘉興界一十里。又旁接平湖。鹽販之利在焉。不逞之徒。走利如鶩。因鹽而盜。亦間有之。幸多狹水。

曲流。難於竄跡。專責能幹之鹽捕緝之。足矣。正北距青浦界三十六里。自伍子塘而下。直抵祥符蕩。覽龜港等處。皆空濶可虞。而年來失事頗少者。因瀕蕩之人。習水健闘。再北龜蕩。潏山河。漁船數百。一呼而集。慣以擒賊爲利。故賊亦畏而去之。非地勢之利。乃人事之力也。正東抵清風涇。爲華亭界十八里。通泖通吳淞江。賴有風涇一鎮。以障之。盜不得大肆。而西。然柘林海口。至縣僅七十里。爲倭夷入犯門戶。嘉靖間。倭殘本邑者。十有九次。皆從此闖入。朝發則夕被其災矣。海警稍動。應專請官一員。領兵駐風涇。相機堵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 雜書

截。去九里爲張涇。設第二重藩籬。去三里爲羅星。設第三重藩籬。相爲呼應。臨時不致悞貽失錯耳。正西距秀水界十八里。三店一塘。兩邑共之。然府治在焉。爲我邑必由之地。故水次之賊。我邑行旅獨受其害。第此中之賊。與他賊異。他賊流突無常。此賊大約皆附近深奧之浜。所窟而穴也。治之者。設法掩捕。擒其三四餘黨。可驚而走。然後嚴責捕快。知會隣邑。被株擣穴。西境其廓清乎。此皆本邑四正之形勢也。若夫四奇之處。東南去平湖二十四里。事體約與正南同。西南去秀水止三里。有界牌在焉。是爲官塘水陸。

交通。一徑綿亘。故其害獨中於正西之下塘。東北去長洲等界三十六里。自東郊石灰橋而下。逶出章練塘。洪波巨浸。諸大家基布焉。賊非不兢兢視也。而諸大家之防禦殊力。故賊之西犯者稍踈。而荏苒之警。多中於隣界矣。惟西北去吳江三十六里。為蘆墟塘。南通三店。東達斜塘。北接汾湖。震澤洞庭。俱在襟肘間。水路紛雜。羣盜以為淵藪。白晝肆劫。倏忽無踪。萬一吳門有事。衝嚙南下。尤首被之。故此路為本邑第一要害。防之頗難。應差官一員。親歷彼中。召曉事故。知水道者。隨處相視。將下殿廟上殿廟南北支河通

賊之徑。盡行柵截。謹其啓閉。使舟人往來。必穿蘆蘆鎮之中心而出。賊坐此當自窘矣。然有柵須守。應就本地召募鄉勇十餘人。隸籍於官。設兵船二隻。多備火藥器械。守而兼巡。有警。圩長塘長。率其附近鄉里協力救助。獲賊者重賞。失事者嚴治。一隅靖而四境安枕矣。但水兵之餉無措。日久之修柵船船無出。在當事者。實心為地方經綸。自可隨宜設處備用耳。周名

巢舒二邑流寇述

崇禎乙亥

巢破而舒完。完者。度賊必來。豫有備也。破者。幸賊不來。

倉猝潰亂也。完者。富人出錢米以濟貧。一心同力也。破者。大戶吝嗇。不肯通有無。人自為心也。一心故能獲賊間而誅之也。各自為心。故貧民奸狠者。通賊間而開門迎賊也。賊之用奸細於巢舒無二。而一完一破。職此其繇。天下完破之故。類可推矣。富民不自吝。必做法於鄉達。故天下之自毀其城。延寇入者。鄉達之咎為多。再讀梁山徐中翰保城事。雖英謀偉略。天特賦之為國家梁棟。然捐貲之誼。凡為邑士大夫者。則可做而做也。既不自捐。或慮捐者形之也。而復阻人捐。設遇寇至。未有不願為舒者也。而行事則學為

巢。不知巢之人。曾有願捐者。而竟為人阻耶。不獨巢之人。曾有阻人捐者。而樂捐之家不聽耶。皆未可知也。兩言夾之。不願如巢之捐其身命妻孥。則必如舒之捐其錢穀。

偵探流寇情狀十四條

甲戌春與某都司

一流寇起何年。起某省州縣。今蔓延若干處。一現今窟穴在何處。一各處總計約若干眾。某地人居多。以便解散安插。一賊首何姓名。各小賊首若干名。一窟穴所在。須細細勘踏。某處至某處。約若干里。中有空場或平田。可耕。某處拗曲或林木。可設埋伏。

各畫圖貼說。以便進兵。一賊有何方略。其往來分合。有何暗號辨色。一用兵得若干。或選某處現兵。或就彼召募。一糧草諸費。并賞賜。約共若干。一應用弓刀銃藥。及諸便利器械。共該若干。於某處支領。或覓巧匠製造。一參用騎兵否。如用車。應造應買。一操鍊準備。勦撫蕩平。約共須若干月日。一應用招安榜文。須先期刊印。一面進兵。一面各處張貼。其復業免死小牌。隨時斟酌置造。一間諜宜用若干人。須先期布置。一主將宜駐劄何處。須與見今賊巢不遠。以便調度。亦須城堅糧足之處。防其掩襲。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 政書

十一

詞訟

用訟師 解散訟師。須收用之。凡代書人。皆官府考選。各坊一人。不相紛亂。詞訟非官代書人。不准。每詞定筆札銀一分。據事直述。虛誑者重懲。雖有唆主代書人。孰肯代為受罪。彼亦無所用其好矣。差干證 詞訟勾攝。革去差人。使民間既無勒索。又免驚惶。至仁也。第原告自拘。冠讐觀面。或生弊端。原告云彼不服。追呼。被告云彼從未聞問。經句不至。必仍遣官役促之。是名革而實不得不存也。有差本甲里

長者。里長耕織為業。亦慮妨時。有原牌差原證。訴牌差訴證者。受拘者既相安服。而干證身在詞中。效此奔趨。乃其分內。實為至當可久之策。

禁門皂 聽審之日。皂隸得富人賄。先於頭門外鞭撻鄉愚。鄉愚未及見官。已垂首喪氣矣。當嚴出一禁。違者。許受毆之人喊稟。將守頭門皂隸。重責無貸。併究富人縱賄之弊。

禁杖錢 用刑多少。量其情罪。皂隸不得重輕其手。近世刑責既濫。官不能細視。多少之數。雖定於官。輕重之手。則操於隸。每杖約用青蚨百文。不用。則出格捶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 政書

十二

撻之。是受刑者又加費也。又原被成仇。一貧一富。貧者或當責。則富者反以杖錢厚與皂隸。獨用重手。間有以輕罪致不測。大可傷心。宜於行杖時。親自審視。仍出示嚴禁。需索杖錢。皂隸既無彼此。則下手必平。庶今有罪者。不受誅求之苦。而富者亦無暗中行賄之奸。

粘審單 審單既定。誰能上下其間。取供者欺弄愚民。需索無限。甚或私改數字。誑惑原被。甚可恨也。聽審次日。悉錄審單。粘貼頭門。聽眾縱觀。明如日星。定如山嶽。

清獄

傳聞杭州司獄之苦。甲於他方。暗如昏夜。濕如汚池。臭穢如渠塹。因杭城地本窪下。凡獄皆苦。而司獄基又獨低。囚處其中。無異地窖。生入死出。不知紀數。司憲者。既無繇知其害。而獄官禁卒。又往往利此。爲困苦諸囚。勒索例錢之藉。所以數百年來。未有人清舉其事也。仁人君子。爲浙憲臺若巡方者。不妨親臨相度。果如所聞。當設處餘錢。取土培其基。令夷坦。稍崇其屋宇。令得見天日。如錢糧一時難措。徑當捐俸爲之。不可遲徊錯過。變地獄爲天堂。在仁人一勸命。聞其禁卒牢頭。逼勒囚賄。有非刑楚撻。及坐臥行立諸法。筆不堪述。當時時留心密訪。痛懲而嚴革之。又不獨武林一地爲然矣。

察訪

訪犯貴確不貴多。大抵作州縣四年有餘。按鹽二院。訪犯八次。爲節旣煩。爲數不得不簡。初至之日。人情未悉。惟當密訪賢紳。勿假手近習。庶可寡誤。習事漸久。留心日明。約有六端。積奸衙役一也。勢僕二也。訟師三也。土豪四也。打降惡少五也。更於詞訟中簡察之。或多告人。或多被人告。六也。此類取其至確當者。每

次止送一二人。少則取數易精。精則法可從重。重則足以示戒。其他小惡。隨時自懲。不足送訪。幾番差役。人人革行。雖無可訪。無可送。豈非善治。豈嫌違憲體乎。惟自送衙役一節。人情所難。然聞吳下賢紳。備有條列僕罪。自問官府者。蓋初或失於不知。既則勇於去惡。譬猶洗垢穢而渟清波。撤瘴霧而佩明霞也。人必誦義。豈顧增瘼。各宦之自致其衙奸。何異鄉賢之自陳其橫僕。開此眼界。何嫌何疑。無辜干連。惟訪犯最衆。曰羽翼。曰被害。曰干證。遲遲至數十人。其真助虐者。乘此兼治之。懲往戒來。良不爲

過。其餘庭訊旣確之後。卽與尊嚴。悉免起解。俾屬民各得復業。此大方便也。不然。驅此衆人。隨彼首惡。困長途。廢時日。貽累糧。受公差之折挫。其冤累可勝道哉。在于證爲自討煩惱。在被害爲雪上加霜。若訪犯至確。猶且懲少而累多。倘訪犯在可操可縱間。是罪者未足懲。而累者疾首蹙額矣。潘郡伯點菴云。州縣權最重。此類悉與省發。每事止以數人起解。不惟便百姓。亦省上臺獄問之煩。上臺必多其斷。不嫌其專。必以爲功。不以爲罪。利民獲上而安其身。且善備焉。蓋其守曹州時。躬自行之。故言之親切有味。吾邑過

頗多盜。一爲應捕不肯擒。二爲隣里不敢報。所以不敢報之故。則因擒獲之後。報人與賊。竟如原被。屢集公庭。面相質證。又或同解各衙門。空結盜讐。滋累無已。故不敢報。合於報聞之日。立而審確。給賞諭回。令報人不再入縣門。不陪解上司。有賞無累。自然人願發覺。賊無所容。此又省發之爲利。默助於消弭。有恩議所難盡者。揮霍機鑒。皆自仁生。樂只君子。猷爲無疆。民福亦無疆矣。

清查

凡人一念之誤。爲無賴所糾。偶然入夥一次。或分贓少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一

政書

十一

許。未必無悔。恨欲改之心。其奈捕盜知風。已掛名於新冊。按季必索常例錢。其人無出。勢不得不承承爲盜。爲盜則常例不缺。終不敗露。一朝改業。常例不到。則追發其舊事。執之送官。彼委曾爲盜。百口何辯。故凡爲盜者。不改行而恬然偷生。一改行而慘然就死。此捕盜養盜之通例。堪爲切齒痛恨者也。今宜開一面之網。凡小盜悔過者。許令自首。官給自新小票一紙。捕盜不得追論舊犯。庶常例錢可革。不至堅愚民爲盜之心。

高盜之尤巧者。似小而實大。其跡似輕於竊盜。而究其

情。極其流禍。則或大於劫盜。彼能上與衙門員役。交通。旁與鄉紳僕人稔熟。遂肆行無忌。通縣剪絡白。撞偷鷄釣狗。各色小賊。皆藏於家。此輩無事時。不過蛇行鼠伏。不幸而地方有警。則大亂之源。未必非此人贊助而釀成之。所宜密訪嚴懲。以清禍本。

雷擊耕夫

崇禎癸酉五月十八日午時。雷擊死永八北區耕夫朱佃於田畔。觀者後先數百人。皆謂此人無大惡。余轉展數日。未得其故。天豈有偶然殺人之事耶。遣人細訪之。則是日雷震之頃。其妻在家。見黑焰滿室。對面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一

政書

十一

不見人。驚懼號天。鄰人皆見其如此。而鄰家則天清氣朗。無所謂黑焰也。乃知天特擊之。斷非偶值戾氣。蓋必陰犯大罪。四十餘年。無一人知。使不受天誅。將畢世逃於人禍官刑之外。雖不知所犯者何事。其故則確然而不惑也。余恐世人識淺。謂天雷偶及於無辜。則惡人反有倖免之望。天欲警人。人顧衰天。無異自驅而就死地。不得不一表此事之微。以爲衆戒。

疏濬漕河

漕河有老淺數處。約在濟寧前後居多。而袁家口靳家口等處尤著。此等淺頭。澗不過數丈。長不過數十丈。

極長者。度不過半里。皆人力可濟。又臨清北。德州南。其間有大淺數處。自王家淺至武城。約十五里。自鄭家口至方家淺。約二十里。此二淺爲最長。餘如四女樹桑園老君堂。各有老淺。應各分派地頭。某處至某處。某官管之。於冬間水涸之時。設法令乾着實挑濟。其泥須遠堆兩畔。各十丈外。勿令遇雨仍瀉入河。其挑深尺寸立一定規。須令水極淺之時。約得水七八捺其挑工之法。每方一丈爲准。便於估算。費少則設處多。則題請使歲歲糧艘通行。一勞永逸。估計分明。條陳有理。朝廷知其築長。當亦不靳賞也。

德州河共百四十里。而州衛分轄。州河僅二十里。每年額設濟費。約五六百金。亦不爲少。庚辰夏。以州守拮据。二十里間。頗俱深濟。便於舟行。奈衛之所轄。六倍於州。其工之用。不用金之數。不敷。皆未可問。而以衛之所阻。介乎州之所通。雖行者亦難辨其通塞。功過屬於何人。此朝廷之所以金歲費而河歲阻也。二千里間。延袤浩汗。如斯類者。恐非一端。須從容稽考。詳細處分。弊剔而衆不驚。法變而人不覺。則儲計永有賴焉爾。

丙子春。糧艘出董家口。每日風利。僅五十隻。或遇石尤。

雨。渾尚不及此數。非開溜急。良繇口狹而水淺。河底多柔泥。糧艘拖泥尺許。盤礴上行。雖半里之近。比數十里之艱。若不早爲計度。舟七千。須百四十日。乃得過盡。謂宜開其口。使加濶。并設法撈去河底之泥。雖加費若干。可以永濟。免異日加修別濟之功。是因費得省也。其撈泥之法。訪之土人云。應取麻布袋。用鐵圈撐開其口。加一長木柄。使兩人舉而按之。直入河底。俟泥滿袋中。卽提起。傾之船內。約共用袋若干。鐵圈木柄同此數。約計用小船若干隻。人夫若干名。併日合力而急爲之。度算一句而畢。自後每日可過。

數百艘。以十日停泊。易後來每日數倍之通行。轉一月而糧艘可盡過矣。是又因遲得速也。其柔泥安置何處。有別用否。惜當時未商及此。

自韓莊閘以北。二三百里內。每年因久築壩。不通舟楫。河中多生葑草。眷閘尤甚。糧艘過閘時。多爲其攔塞。每一舟約遲半時。合算卽就延多矣。應令夏鎮工部僱覓小舟。分派撈淨。所費無幾。可速糧艘之行。然此艸江南人用之養魚。或費價買。而北人棄如塵埃。不得其用。而反爲行舟之碍。使其地有智者。隨處掘池。撈此草養魚。已收其利。人免其害。豈不善哉。民間思。

慮未及。官府宜開導之。使物無棄用。又令代公家任撈取之勞。亦一便事。

凡清河築壩工役既畢。水底椿木宜多用人工。設法拔去。有牢不可拔者。齊根鋸截。或送入泥中。務令盡淨。不許剩遺。致舟行有抵觸破碎之患。臨清以南并德州前後漕河中。數處有之。每聞糧艘壞。則官旂受累。武且竟虧國儲。其餘一切士商經過者。倉猝遇害。傍河居人競來救援。因行搶擄。舟中人以得脫爲幸。何暇較論貨財。倘值暮夜。尤多不測。地方既藉此爲利。遑遑相沿。不肯呈鳴。托云老樹成精。此皆戲語。清河

卷三十

卷三十

卷三十

之官。宜深念此弊。務於完役之日。親自賂勸。寧使當時多費工力。毋貽永久往來之害。完國課。保人命。全物力。職業無憾。陰功實私。余屢見其事。亦曾親臻其驚。記此以告當事。

工役

吾邑修城守櫃斗級三役。昔俱奉文革過。納銀於空役中矣。既而復僉收頭十二名。斗級三名。而貼銀八十。六兩四錢。竟不革。又永福倉解戶。貼銀四十三兩零。竈丁貼銀四兩六錢零。役俱復僉銀。亦如故。繇來久矣。辛未修城之舉。初議優免者。畝輸銀一分。或云城

工浩大。數百金不足用。當派里甲乎。曰不可。向因剗里長修城之苦。歲納條鞭廿兩外。復於空役中貼銀百五十兩。十餘年來。雉堞晏然。庫收殆二千金。不知作何那借。廉明在上。目前之琴鶴可矢。夙昔之雀鼠難清。愚非不深體也。然寧多方設處。安可復派。貽累於民。如往昔收頭斗級永福竈丁例乎。更有說焉。四門共估費若干。先取埤額稍甚者。儘現銀修築。餘俟弘慈兼優。精力智計者主之。如無錫城垣高大倍於嘉善。筠塘陳公獨肩其事。豈謂吾邑遂無苟如此可

卷三十

卷三十

卷三十

使民不知勞。城必堅好。聞者頗嘆爲善。余遠出而還。則加派已行矣。民間頗致怨於議者云。大抵衆擎易舉。四字最足誤人。天下莫少於巨室。其衆於窮簷。然則堪任征求者。獨農家里甲乎。今世旁觀輕於議。當事易於信從。總爲此四字所誤。

修城之工畢。鼎新文廟。或言里長尚有若干未輸官者。補追之。可得百金助工。曰不可。或曰輸者衆矣。獨寬此若干家。得無不均乎。曰均者。謂法所宜也。納則均。納勞亦均。勞修城之舉。原加派於額外。驛驢怨詢多矣。稍令遺漏。不猶善乎。譬如十人同涉一訟。槩無杖

法過而杖者已六七人。刑官忽悟其非。停止三四。誰曰不可。若必以兼撻爲均。是古人均施於惠澤。今人均施於敲朴。誅求也。其可哉。倘嗣是有均費均勞之議。補追鐸漏。如茲類者。仁人君子。必同聲阻之。

凡設處公用。無問凶登。總貴絲毫不涉民間。雖役其力。亦爲額外。况金錢乎。設處之法。無他妙巧。遇有法輕情重。得罪名教者。則罰之。彼幸追咎黜之條。而公事亦藉以濟。愈於科派。奚啻倍蓰。但素封之子。多與貴胄。陵苴。或慮情面難却。請以近事證之。庚午歲。松陵有某上舍者。某工曹至戚也。得罪犯衆怒。適有修學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

二十三

之舉。時吏垣熊公爲令。使獨任之。工曹與熊又同年。而熊不之顧。某竟承役。學成費二千餘金。人皆快此舉得宜。莫謂其已甚也。而工曹亦恬然無愠。令出惟行。在察衆心之所願。豈虞憑恃哉。

吾邑治基。前高後卑。當乘冬杪水涸時。徧濬城河。取土入衙。其工役則各業主任之。每房一間。河面不過濶一丈有奇。所費未侈。任此小勞。以後薪米往來。通行無阻。實亦居人之便。如紳袍大戶。業房綿聯數十間者。卽併任之。抑豈爲過。如此。則城河大通。土有餘用。庶幾一舉兩得。而且不煩設處。不勞一民。或云。每里

長一人。送土一船。章謝兩侯。修築羅星。有前事矣。此於動衆之勞。虛報之弊。姑且弗論。而治基與水口。情勢難同。城外無餘土可取。不得已而勞民。城河待濬。甚迫。置目前餘土不用。而遠求各鄉。他年必有濬城河之日。其土無處可容。又須載送城外。一出一入。展轉之間。虛費虛勞。不可紀筭矣。欲以昔年城外障水之作用。准之今日縣治。果其然歟。勞倍而事半。費多而功微。爲一小事而擾大眾。可爲永鑒者也。崇禎辛未

上臺寄耳目

答驛傳道

幾亭全書

卷三十

二十三

先察本府推官及附近知縣。心術才品。次察諸役中。稍有身家。知畏法者。以一二無關係事試之。再付一二大事。俟其訪報。另囑知推。各自密訪。不相關會。觀其合否。參互稽考。如衙役妄報。重加革責。其奸未售。而罰已行。更遣他役。自然惴惴奉法。倘地方有仁賢。兼精吏治。肯留心稽訪者。間一托之。三途遍施。循環爲用。當無遺奸矣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

撫按事宜

一寄耳目於真賢。○察吏安民。耳目不能無寄。大要擇監司與理刑之賢者。互相印正。庶無偏重之虞。比來監司守令等官。往往以聲氣二字作護身符。營精宦

路旁驚士林。惟民間痛癢。置之度外。所報吏治。輒與實謬。似宜姑舍其赫赫馳譽者。而別就悶悶淳淳中。默察一二真賢。密咨政績。商確賢否。斯官評覈而民福弘。

一慎調繁。○調繁一節。最宜慎重。縣官斷無無故而求調者。必先與地方不相安耳。及既調之後。往往恣行。彼特上臺。既褒美於前。不便旋劣。處於後也。此調繁爲當今巧徑。所宜加察。

一令舉人自重。○舉人未登仕版。考功之法。不得而繩。已別諸生。督學之權。不得而及。身閒心暇。易於爲善。

彙亭全書

卷三十一

政書

亦便於習非。所以崇禎九年。因河南巡按疏請。特著考察舉人之令。於時議者。擬以行簡之優劣。定自巡方。文章之考課。隸於督學。三年之內。學行俱優者。方准給引會試。其有學行深醇。經綸優裕。累舉未第者。撫按督學。公疏薦舉。與甲科一體敘用。則舉人各知自重。而人材亦且愈多。其議頗當。後遂巡未果。

一禁豪僕充衙役。○豪僕不許充各衙門員役。小則攬攬公事。歸之主人。甚則陰伺守令短長。報至人牽制之。於是勢豪所欲爲。守令弭耳而聽矣。故其惡必十倍於尋常衙蠹。而巡方復往往不及問者。守令先不

敢送訪也。澄源之法。在嚴禁宦僕不許充衙役。其見充者。悉令革出。違者。許人出首治罪。

一發審准詞。○撫按准詞一紙。動關小民身家。近因棍徒代告者衆。無法禁制。及審結時。反坐之律。又輕。上臺每遇收狀日期。多至數百紙。心厭其煩。姑發刑廳。或發縣審准。未免過多。甚至上司門役等類。有與審狀官乞恩求准者。故惟親審爲上。或發刑廳審准。解詰。以少爲主。狀尾着詳開面貌。別用副紙一張。亦開面貌。與狀尾同。當堂驗過。硃定。押赴就近州縣。將告人通同原籍。底令代告稍清。再嚴反坐之條。則健訟者自當日少。

彙亭全書

卷三十一

政書

十一